



## 人民戰爭的凱歌

### 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立六週年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由越南南方民主愛國政黨、團體和個人組成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宣告成立，提出了打倒美偽政權、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和平統一祖國等明確的戰鬥綱領。從那天起，越南南方人民就有了統一的革命的領導，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國的鬥爭垮進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越南南方人民在“解放陣綫”的正確英明領導，發動了偉大的人民戰爭，萬眾一心，從各方面展開了反對美帝偽集團的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六年來，越南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同兇惡的美國侵略者展開了殊死的戰鬥，進行了反復的較量，不斷地粉碎敵人的種種侵略計劃，粉碎敵人的“和平”欺騙陰謀，將號稱“特級大國”的美帝國主義打得焦頭爛額，一敗塗地。

在開展反美愛國武裝鬥爭的初期，在越南南方人民的面前擺着這樣一個問題：自己的武裝裝備比美偽集團差，戰鬥人員在數量上比美偽軍少，能不能戰勝美帝國主義這個龐然大物呢？那時，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就跳出來大祭“唯武器論”，他們硬說，核武器、火箭軍決定一切，“民兵不過是一堆肉”。他們還企圖嚇唬越南人民，迫南方人民放棄戰鬥。他們硬說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戰爭的星星之火，會導致一場毀滅人類的世界大戰。

面對着敵暫時強，我暫時弱的形勢，面對着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取消革命的叫囂與恐嚇，越南南方人民毫不遲疑，毫不畏縮，他們“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他們充份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威力，緊緊地依靠群眾，

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鞏固並擴大反美愛國統一戰綫，終於使自己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不但沒有被敵人壓倒，反而強有力地壓倒了敵人。

越南南方人民的偉大勝利，宣告了“唯武器論”的破產，宣告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革命戰爭的星星之火會釀成世界大戰、毀滅人類”的謬論的破產。

試想，如果越南人民當初相信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那套謬論，放棄革命，任美帝宰割，哪里會有今天的勝利呢？美帝國主義哪里會像今天這樣大倒其霉呢？如果接受了修正主義的那套謬論，美帝國主義早已在整個越南橫行無阻，不可一世了。如果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都相信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那一套，那麼，美帝國主義就可以在世界上橫行無阻，全世界人民都要受美帝國主義的奴役了。由此可見，現代修正主義是多麼合美帝國主義者的胃口，是多麼積極地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幫兇。

偉大的英雄的越南人民能取得今天的勝利，這顯然是同他們抵制現代修正主義的影響分不開的，是同他們拒絕接受修正主義的取消革命的路綫，堅決實行人民戰爭的革命路綫分不開的。

越南人民的偉大鬥爭與勝利，大大地長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氣，大大地滅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僕從的威風，有力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

越南人民的偉大鬥爭與勝利，大大地牽制與削弱了美帝國主義的力量，打亂了它的反革命的“全球戰略”部署，這對於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運動，都是極大的支援。對於世界革命是一項極其偉大的貢獻。越南人民鬥爭勝利越大，美帝及其走狗的力量就越小，美帝就更容易被各國人民所打敗。因此，全世界人民都應把支援越南人民，打敗美國侵略者，當作迫切的任務，任何出賣越南人民利益的行徑，任何斷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前途的行徑，都為三千一百萬越南人民所不容，都為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所不容。

越南人民的偉大鬥爭與勝利，有力地向全世界說明：在覺醒了的，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人民面前，任何侵略者和壓迫者、任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使用任何武器和毒辣狡猾的手段，總歸是要被消滅的，總歸是要敗在革命人民的手下。

林彪說得好：「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人民戰爭是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寶。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將會用人民戰爭來對付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都將從沒有武器到拿起武器，從不（轉入第七版）」



# 強權底下不低頭的黑人領袖——威廉·埃普頓

## 一個革命者

### 應該怎樣對待反动法庭的審判？ 本文可以給你具體的解答。



今年一月底美國進步勞工黨副主席，黑人領袖威廉·埃普頓，在紐約州的法庭上受審時，義正詞嚴，變被告為原告，無情地揭露了約翰遜政府的各種罪行。

埃普頓在法庭宣佈說：

“將來在舉行紐倫堡(註)這樣的審訊時，站在被告席上的決不會是埃普頓。相反地，約翰遜、麥克納馬拉、邦迪、賴斯克之流和那些為利潤而進行戰爭的好戰狂的工業家及其代理人，他們都將因對人類犯罪而受審。

“我的雙手是清白的。它們上面沒有沾上鮮血！我要問問你們——美國政府及其代理人能夠這樣說嗎？”

埃普頓在反動派的強權面前，在敵人的法庭上，表現了革命者的大無畏的精神，表現了為真理正義而鬥爭的人們在精神上壓倒一切敵人的力量。埃普頓的正氣凜然的革命聲音，使革命人民為之鼓舞振奮，使美國統治者為之胆戰心驚。

威廉·埃普頓一九三二年生於紐約市最大的貧民窟哈萊姆區的一個黑人家庭中，哈萊姆區也是黑人最大的聚集區，那里到處是危樓，絕大多數的黑人工人、失業漢、貧民住在那里，埃普頓就在這個被凌辱、被迫害的地區里生活和成長。他說：「通過在哈萊姆的生涯，我經歷了、看到了、也感受到了我們人民的貧困。」

埃普頓中學畢業後曾在軍隊中服役兩年，其後去當一個電氣工人

。在中學時期埃普頓就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隨着美國人民的覺醒，一九六二年在美國開展了進步的勞工運動，一九六五年四月在進步勞工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美國進步勞工黨。埃普頓是這個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之一，他擔任該黨的副主席和哈萊姆區主席。埃普頓還同時擔任哈萊姆區黑人的自衛組織——保衛哈萊姆委員會的領導職務。他又是美國黑人勞工理事會創始人之一，並曾當過國際電力工會一個分會的主席，在美國進步人士以及廣大黑人當中，他享有很高的聲譽。

一九六三年，埃普頓打算參加紐約市市政委員的競選，當時他提出了下列的競選綱領：對犯有殘暴行動的警察進行審判和定罪，剝奪他們的武器；對在雇用工人時實行種族歧視的僱主和工會領袖判長期徒刑；廢除一切反工會和反共法律；給波多黎各(美國的殖民地)獨立；結束越南戰爭。但由於美國選舉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不能參加競選。一九六五年紐約州參議員競選時，有六千四百多人簽名擁護埃普頓參加議員競選。紐約反動當局對此萬分恐懼，竟然擅自把埃普頓的名字從候選人的名單上抹掉。儘管他們可以抹掉選舉名單上埃普頓

的名字，但是他們無法抹掉埃普頓在人民心中的高大形象！

埃普頓一直積極參與領導和組織哈萊姆區黑人維護自身權利、反對迫害的正義鬥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繼哈萊姆六個黑人青年被誣告謀殺一個白人店主而致入獄之後，十五歲的黑人兒童鮑威爾被反動警察無故槍殺。哈萊姆區的黑人忍無可忍，馬上行動起來，展開反抗種族迫害的鬥爭。埃普頓和數以千計的黑人站在一起，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懲辦兇手，撤換紐約市警察局長。盡管紐約州最高法院正式下令嚴禁在哈萊姆區組織任何示威，可是，埃普頓堅決參與領導和組織了七月廿五日的示威，他英勇地走在這次示威隊伍的最前列。

美國反動派以為埃普頓是個“危險份子”，千方百計地迫害他。在這次示威中，反動當局立即以“擾亂治安”和“非法集會”的罪名逮捕了埃普頓。兩星期後，他被控告犯了紐約州的一條所謂“犯罪性的無政府主義”的法律。一九六五年六月，他的“罪名”，又變為“陰謀同意參加暴動”、“參加了一次暴動”、“陰謀同意鼓吹(人人)有責任推翻紐約州政府”和“鼓吹犯罪性無政府主義”。反動當局還捏造說，埃普頓曾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八日下午的一次集會上宣稱

(轉入第七版)

# 黑人領袖 威廉·埃普頓 在法庭上的發言

今年一月底，威廉·埃普頓在紐約州法庭上受審時，變被告為原告，進行了充滿戰鬥性的控訴發言，下面他發言的摘要：

你們判我“有罪”，並給我安上“犯罪”和“危險份子”……的帽子。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在我的言論和行動中究竟哪些是“有罪”的。

我的罪過在於鼓勵人們去反對那種存在於紐約和全國各地的，我們的人民被迫生活於其中的（惡劣）條件。

判我罪是因為我組織哈萊姆基層居民去反對幾百年來一直在黑人區不斷發生的警察暴行。

判我有罪是因為我起來為爭取全人類的解放——擺脫這種人剝削人的制度——而鬥爭。

判我有罪是因為我宣佈，資本主義是一種壓迫制度，社會主義是唯一能使人類生活在和平與和睦中的制度。

判我有罪是因為我向黑人青年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們在美國軍隊幹什麼？是同全世界各地正在為反對壓迫你們的同一個政府而戰鬥的，你們的有色兄弟作戰嗎？”為了支持一個種族主義政府而去殺人或被殺，這難道符合你們的利益嗎？”

埃普頓說，如果這些就是我被判有罪的“罪狀”，那麼我是有罪的——而且犯罪何止千遍。事實上這（惡劣）條件存在一天，我就將繼續犯這些“罪狀”；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將繼續為反對這種條件而鬥爭。

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所信仰的一切——我們所以做它們和信仰它們，是因為它們符合我國人民的最大利益。是的，我們因為自己過去這樣做了而且現在還正在這樣做

而引以自豪，我們毫不含糊地堅持自己的行為。

我們說，美國政府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一個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政府；正因為這樣的一個政府，它就必須使自己的老巢有保障，壓制異議，鞭策本國人民就範。

今天是埃普頓和進步勞工黨因為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活動而受到裁判。這不過是個開端。明天，受審的將是其他英勇提出異議的人——富於戰鬥精神的，活躍的學生運動；和平運動，越來越積極地和公開地反對政府國內政策的大學教授和教師；以及看清了政府說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知識界。

當然，過去一向也是這樣，黑人所受的壓迫一定會增加，因為他們生活在最底層，而且他們在對這個制度進行的鬥爭中最不用擔心會喪失什麼。

學生、知識界和工人有必要刻不容緩地團結起來，趁時機還不太晚的時候捆住政府的手；而且出於同樣的原因，黑人必須組織起來為

爭取自決權利和自身解放而鬥爭。

我在這裡公開宣告，黑人不會自己走進集中營、焚屍爐和毒氣室去。我們寧可戰鬥而死也不讓自己遭到這樣的處置。

對於那些滿不在乎的態度對待這種情況的人，我要對他們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用毒氣和火來對付越南人民，那麼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他們在這裡實行同樣的政策呢？如果一個政府能夠用法西斯手段鎮壓別國人民，那麼這離開他們用同樣手段來對付本國人民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將來在舉行紐倫堡這樣的審訊時，站在被告席上決不會是埃普頓。相反地，約翰遜、麥克納馬拉、邦迪、臘斯克之流和那些為利潤而進行戰爭的好戰狂的工業家及其代理人，他們却將因對人類犯罪而受審。

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不符我國人民利益的事情！

我是光明磊落的，我衷於自己的信仰，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改變這種信仰？

我的雙手是清白的。它們上面沒有沾上鮮血！我要問你們——美國政府及其代理人能夠這樣說嗎？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



方面的互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互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哲學知識

# 理論是指導 實踐的指南(六)

馬哲

正是這三個因素，加上了在政治上覺悟了的馬來亞勞動人民的作用，從而真正規定了馬來亞人民革命非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可。這是馬來亞人民真正獲得翻身的新生的道路，任何想走第二條道路的人，就一定要碰壁，一定是幻想。

當然，我們決心在革命實踐中達到的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在一定的長時間裡，只能夠是我們的理想和目標，這理想和目標是有着一定的社會條件和客觀基礎的，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在我們廣大勞苦大眾的革命實踐中，積極和不屈不撓的鬥爭底下，這個理想和目標，是一定會實現的，人民大眾是一定會勝利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並不是等於說，今天馬來亞人民革命一旦獲得成功，馬來亞社會也就馬上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不可能的，存有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是脫離實際，脫離馬來亞社會環境來看問題。

爲什麼呢？因爲只有在具備着高度工業化基礎的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裡，在覺悟了的工人階級佔着人口的絕大多數情形下所爆發的革命，才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在這樣的社會性質下的革命，它的目標是推翻其本國的剝削階級、統治者，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的手裡，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然後在高度工業化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馬來亞，情形正好相反。無論從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馬來亞都不是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它具有一定的資本主義因素），而遠遠地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正是由於馬來亞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佔絕大多數的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缺乏的是堅強的龐大的工業基礎，這就規定了馬來亞人民所要達到的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分作兩個階段來實現和完成。第一個階段，就是推翻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剝削，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改變成真正獨立自主的社會，並積極加強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因素，作爲進入第二個階段的準備；第二個階段，立基於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確實實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這個第一階段的革命，既然主要的任務是在於推翻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這就說明了這個革命的性質不但不同於資本帝國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實行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也不同於十八、十九世紀時代歐美各國那樣的走資產階級專政道路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作爲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民主主

義，而且是具有了新的意義的民主主義。爲什麼呢？這是因爲這個第一階段的革命並不是針對一般的資產階級而發的，而是主要的在於反掉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因此，參加這個革命的就包括了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開明的民族資產階級，這當中，又以無產階級作爲這個革命的領導者。同時，這個革命成功以後，其主要目標雖然在於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但也絕不能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在適當的節制下發展和保護私有財產的。這個革命的結果，雖然替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但也爲社會主義革命創造了前提，奠下了一定的基礎。

第二階段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這革命的快和慢，必須根據社會主義因素在第一階段（新民主主義階段）中的增長程度和基礎來決定的。這里面包括的三個問題是不可忽略的：（一）工人階級和領導革命鬥爭的左翼工人政黨在整個社會政治力量中不斷增長和壯大，影響力越來越強，它的領導地位得到其他階級的一致承認和擁護；（二）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中實行的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的比重不斷增長和基礎穩固；（三）得到真正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修正主義）的無私支援和合作。只有在這幾方面的條件都具備而且基礎穩固的時候，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很快地順利地進入第二階段，並獲得健全良好的發展。

從這兩個階段的發展情形看來，很明顯的，第一階段是第二階段必經的過程，第二階段又是第一階段發展的必然趨勢。正是由於在這兩個過渡的階段之間已經創造並完成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條件了，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人民革命，都絕對不是從一個單純的封建社會或殖民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因此，決沒有違反歷史的發展規律。

我們應該認清這一點，就是：社會發展規律固然是客觀的，不能歪曲和違反的，但也並不是說人們在面對着社會發展規律的時候，就會變得一無是處，無能爲力，這樣理解是錯誤的。事實是：當人們一旦認識了規律以後，就可以掌握規律、運用規律，通過人們的能動作用來加速它的實現，加速社會的向前發展，達到人們的目標。偉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革命家們正是這樣來認識規律和利用規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革命理論——從新民主主義過渡





